

真言密教之密契經驗

釋惟勵

青龍山不動寺住持

提要

宇宙萬有皆本具神聖覺性之靈格（佛性），而聖凡之區別在於覺者聖人（佛、神），迷者凡夫（眾生）。密教實修次第上，文字是表達意義、義理的符號，文字倚音發聲則為傳意的語言。吾人（凡夫身）以世間之音聲加持文字（口），通過文字起神秘作用（意），而成就三密（身、口、意）之妙用，即成就「神聖大覺者」靈格。如是經過嚴密的實修、訓練，方能得到與佛（神）三密相應。

密教之奧義深廣難測，有若被迷茫秘密之雲所遮，在模糊中極難捕捉其真相。若想研究，可從歷史、教理、實踐三方面著手以為進路。【註】「理不明、事不真，即事而真」。

教理方面（理相），宇宙萬有之本體可從緣起論與實相論來詮釋。緣起即實相，實相即緣起，兩者是一體之兩面觀。其「理論」與「實修」統攝最深奧的宇宙真理。如「六大體大說」、「阿字體大說」、「四曼三密說」。

實踐方面（事相），其原理是運用大自然能量，使行者與天地（大自然）一體（合一）。而訓練方式則有音波訓練、光波訓練以及水行訓練等。其效益可以改變身心氣質。在宗教意義上用以提升靈格並成就佛（神）、眾生不二的念力。筆者曾修習兩次斷食八千護摩供養法，其中體會不動明王入火生三昧，佛力加持，光明照射，身心輕安，精神飽滿而達到佛（神）、眾生不二的密契經驗。

關鍵字：護摩，水行，日輪，曼陀羅

1. 密教修行之「瑜伽」（相應）

1-1. 「相應」釋義

ㄙ（喻）……

弘法大師在《十卷章》之〈聲字實相義〉云：「五大皆有響，十界具言語，六塵悉文字，法身即實相。」¹此偈明示如來法身說法必藉文字，「文字之所在六塵其體，六塵之本即是法身三密」，此三密周遍而常住。所謂「五大皆有響」，意指地、水、火、風、空皆有音聲；舉凡人身體內之五臟或外在居處之環境，善用心者都能感覺得到其生命之波動與振動，故此一「響」字，實蘊含豐富的義趣。其次，「十界具言語」，意即十界皆有言語義用。而「六塵悉文字」（六塵即認識的對象，心外之境，塵住六境又稱六塵境），則意指色、聲、香、味、觸、法皆如來說法之示現，故「六塵」亦皆如來說法之文字。因此，「五大」及「六塵」現象皆是如來說法之言語。

《大日經疏·入漫荼羅具緣品第二之餘》²中亦闡述——一切言語之根源即法身，從法身流出種種言語；而法身之言語即是「真言」，具有拔苦與樂的妙用。所以舉凡世間流布的言語，乃至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語言，探究其根源，無非皆從法身流衍而出。至於此處所使用的「言語」、「文字」等概念，其指涉的意義範疇，實則概括了具傳達之機能與語言之機能的所有形象，悉皆文字。而由文字所重重衍生形成的、錯綜的符碼網絡，其繁複現象的根源，乃法身佛三密之妙用，亦即聲字實相。如是，上述之四句偈，已然象徵了廣大的世界。

言語不僅能傳達喜、怒、哀、樂的情緒，也能表達具邏輯性、思辨性的複雜思維，而語言的發展漸趨文字化之後，遂有「聲字」的產生，亦即文字、符號的產生。如是十方如來以世間的音聲加持文字，行者通過文字契證如來之秘密，其身、意識得到秘密之作用的經驗者，是謂瑜伽行者，亦稱密教行者。《大日經疏》卷七云：「如來本地法身，為欲以此法身遍施眾生故，還以自在神力，加持如是法爾聲字。故此聲字，是諸佛加持之身，此加持之身，即能普作隨類之身，無所不在，當知加持聲字亦復如

¹ 中川善教之中日對照本，頁36。

² 《大正藏》第三十九冊，亦作《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

是。是故行者，但一心諦緣觀此聲字，自當見佛加持身，若見加持身即見本地法身。」³這段文字開示了如來為眾生故，以自在神力加持文字；行者以如來加持的聲字，一心諦觀，親受如來加持，身得相應，自得佛之加持身。

1-2.三密相應

1-2-1.宇宙萬有皆本具神聖覺性之靈格

弘法大師以「三大」之理說明其建立的「即身成佛」教義，實則「三大」之理亦能顯證宇宙萬有實體皆含藏如來之秘密作用---體大（本體、本質），身體活動之秘密（身）；相大（相狀、現象），言語活動之秘密；與用大（作用、活動），精神活動之秘密；是謂佛之身、口、意三密，皆毗盧遮那佛的性體與義用。

宇宙萬有，一切作用，皆不出此身口意三種之範圍，然佛身、口、意之作用，微妙不可思議，凡夫不易測知，故稱之為三「密」。而凡夫（眾生）迷失本性（本具聖體，淨菩提心），流轉生死，錯誤運用身、口、意，以致如來之三密不能顯現，故稱之為三「業」；唯覺者與聖人能明白了知法身如來的性體與義用。但是，就真言密教的觀點，如來與眾生、覺聖與凡夫，本質上是一體平等的，故如來三密與眾生三業，亦平等。

1-2-2.聖凡之區別---覺者聖人（佛、神），迷者凡夫（眾生）

上文所引〈聲字實相義〉之偈頌：「五大皆有響，十界具語言，六塵悉文字，法身即實相」，已明示貫徹五大、六塵、十界之性體，乃如來之果德法身（理相），而實相即如來之妙用（事相）。何謂五大、六塵、十界皆有性體與義用？以性體而言，如來在因地修行時已發無量願，歷經三大阿僧祇劫，以願力成就而究竟成佛，離塵垢得清淨，離障礙得自在，離無碍得解脫，成就果德，因此具足法身德、解脫德、般若德三德。得果迴向，以因地之大悲願力，救度眾生，令人人離苦得樂，畢竟成佛。如來因親證真空法體，如來之法身本來無形無相，故以「廣大寂靜虛空相」來讚嘆、形容法身理體之寂靜（大定力）德。以寂靜故，有廣大智慧（般若德），是故性體真空

³《大正藏》第三十九冊，頁 657 中。

而妙有。因此，法身雖本無形無相，但如來以大悲力逗眾生之根機能應以種種身---為圓滿眾生願，能隨類示現；為順應眾生緣，隨緣度化。所以五大、六塵、十界，見聞觸知，皆如來如實說法，六塵世界俱是法爾文字，是法身實相。職是，絕對法爾之「體」、「相」的秘密作用，要言之，即「能造」（法爾）與「所造」（隨緣）。而法身如來體、相、用三方面之妙用（即三密作用）恆常周遍法界，永遠不變，與眾生平等（理相），大覺世尊如實所悟，眾生卻愚痴不覺，故必須仰受如來之加持力，方得歸趣真實境地。

又，《大日經疏》卷七⁴亦明白開示法身說法的義趣（自證極位法身說法），秘密之深義、聲字之本體即實相。而「聲字」即「實相」的義理，旨在宣明眾生與佛平等，迷悟一體的境界，亦即「法身佛平等三密，眾生本有之曼荼羅」之謂也，其立意無非為令真言行者契入三密平等之本源。

顯教四家大乘諸宗教法（華嚴宗、天台宗、三論宗及法相宗），無論其淺深差別，皆是就因分（生死迷界）而立說，其於果分（悟界）風光，全不說出。認為實相超絕言語，故皆立「實相」為實法，「聲字」為假法，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既認為法身不說法，自亦不倡言「聲字即實相」的義理。而真言密教則直以果分作立腳處，俾行者循修行的次第，自用心力證得、領受果分之風光，獲自證之法樂。故弘法大師在〈辯顯密二教論〉⁵開卷第一云：「自性受用佛，自受法樂，故與自眷屬各說三密門，……此三密門者，所謂如來內證智境界也。」至於真言密教揭示「聲字即實相」的義理，其立論理據在於：（一）於法之源無淺深分別；（二）聲與字之體即本不生；（三）聲字與實相無間隔，共真實，非假法。而「聲字即實相」所指涉的意涵則有三：（一）法爾不生之聲字；（二）談極位相應之言語，顯教主張如來自證極位無言說，而密教認為如來自證極位以如義真實言語，自證極位相應言說說法；（三）法爾，法然之佛體。據此，顯密重要的相違點，在於：顯教一緣起枝末說隨緣假立，不知法爾文字存在；密教一緣起之本際，說法爾之文字，說自證極位即有相應文字。

⁴ 《大正藏》第三十九冊，頁 651 中~下。

⁵ 收入《十卷章》。

1-3.實修次第

上述四句偈之義蘊，實已充分開示真言密教修行之密意。例如「五大」既是聲響之本體，亦為音響之妙用，所以「五大皆有響」的意涵，蓋指天地間所有音響，不能離五大而存在。若以寬廣的視域來觀察，四大（地、水、火、風）相觸必有音與聲，稱之為「聲」。言語皆由音聲而起；音聲有抑揚頓挫的起伏轉變，又音韻有舒捲婉轉之屈曲變化，故亦名之為「文」。「文」通常以文字來表現，因此「文」也就是「字」（表物質之符號）。文字一立，必有與之相應的實體，是為「實相」。聲、字、實相這三組符號，以所指稱之對象物不同，而各有與之相應的字義，這些原始字義都是淺顯簡易的。但是，若「聲」即「字」，則聲字即實相；或聲與字與實相，互相不可分離者，則又是「神秘」之奧義的解釋。或在眾生自心實相中，毗盧遮那佛緣觸機應，分身無數靈格者，出現於十方世界，此神秘作用即法身毗盧遮那佛之三密，既啟示神秘法身義，也啟示神秘之法門，彰顯眾生與法身乃兩面一體的存在事實。如來說法所藉文字，遍及十界、六塵，顯示五大（內五大有情正報五大，外五大非情依報、依靠之住處）六大具周遍法界義。又，「文字所在六塵其體，六塵之本即法身佛三密」，則體相用三大無邊際之義，即在闡明法爾無作，非他人作境界。

六塵悉有內外並各有其義用之文字相，（內即法塵—內心；外即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外塵境或外境），或表體性，或另表意義的義用文字。六塵說法之相應與否，隨世界（此方、他方）而各異；如此方世界眾生耳根最利，教主世尊即以聲音說法，假聲塵以開顯義理，令眾生因聞法而得道。若執聲塵假相，而捨其具足開顯義理的功用，眾生將得不到開悟的因緣。義理的開顯，既然無聲塵之力難以為功，則如來藉六塵教化此世界眾生，自以聲塵為重要。

其次，色塵文字啟示聲字實相。偈云「顯形表等色，內外依正具，法爾（法然）隨緣有，能迷亦能悟」。其要義有四：（一）色塵之差別各有三種色，顯色、形色、表色，各各有依報正報。（二）內之正報者有情本身是，外之依報者依住世間住處。（三）此色塵有法爾所生，與隨緣所生。（四）此三種色，愚痴者迷故為毒，賢者悟故為藥。何謂六塵世界之真相？如來如實說法，見聞觸知六塵世界皆是法爾文字，即是法身實相。法身如來之所做、所言、所思三方面之神秘活動（作用）即是實相。因此「宇宙之神秘，能迷亦能悟」，愚痴者因色塵文字而起迷惑，造業受苦，染污清淨

心，以致成為毒藥。賢者以色塵文字建立二部法界曼荼羅，一色一香上供養法界諸佛，下普顯色身救度十方眾生，圓滿自他兩利的妙業，故能悟而為勝妙藥。這神秘三密的妙用，與眾生平等（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唯眾生愚痴不覺，迷失本有的毗盧遮那佛（不能相信自己），受五蓋十纏，不能出離，今具殊勝因緣受如來加持力，歸趣真實境地，由如來明教，依「音聲文字之實相，就是眾生本有曼荼羅」，開心眼所見真實世界。吾等應深信自己是毗盧遮那佛，生活當中注意自己的觀念，行為活動、作意思想，在在處處皆不違背佛陀的教訓，種種作業與佛念念相續，念念相應。我即毗盧遮那佛，一心一意諦觀文字（種子字），口誦真言，身契手印，心做觀想，如是作者我與佛無二無別，證成「入我我入」之境界，自己受如來加持力，自得佛之加持身，身得三密相應。（此處所述之宗教體驗，學者應就有緣阿闍梨請授之。）

2.研究「密教」之進路

密教之奧義深廣難測，有若被迷茫秘密之雲所遮，在模糊中極難捕捉其真相。若想研究，可從歷史、教理、實踐三方面著手以為進路。本節先就密教歷史簡述概略。

佛教在印度的歷史基本上可分三個階段，即自紀元前五世紀佛陀創立該教至公元一世紀左右是為小乘佛教（原始佛教），其後至七世紀是為大乘佛教，再後則是密教。一直到十三世紀佛教在伊斯蘭教的衝擊下衰亡，印度佛教史劃上句號，密教在印度也就全面絕跡。密教之奧義，深廣難測，有若被迷茫的秘密之雲所遮，在模糊中很難捕捉其真相，故亦名「秘密佛教」。若想研究密教，可從教義（理相）、實踐（事相）及歷史三方面著手以為進路。理論不明實踐上有障礙，實踐上（事相）包含一切義理，事相（實踐）上顯真理，故即事而真能圓融。

根據古代傳統的說法，釋尊滅後八百年，有龍樹（龍猛）大士開南天竺之鐵塔，誦出藏於鐵塔中的秘密大典，是為密教之紀元。那麼龍樹的秘密佛教，從其正確的意義考察，與釋迦佛所傳的佛教之間，究竟有何關係？凡此種種問題，均係值得討論的。如意欲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詳究密教教團的發展史，譬如密教在印度興起於何時？興起的歷程如何？之後又如何傳播到中國和日本？至於密教思想的淵源及其演變過程的探討，則須先釐清密教崇尚陀羅尼的脈絡，及其演變為如來秘藏及佛教的最高原理，

以致成為密教之大成的進程。在理解密教內面的密教思想史之同時，也當窺知那些人如何將秘密佛教組織起來？又如何傳播到各地方去？然印度向來不重視以求真的態度面向歷史，歷史文獻中充斥著神話傳說，故從事印度佛教思想史建構的工程，有其根本上的困難，至於教團發展的形勢，也存在著難以說明的模糊區塊。

秘密佛教與吠陀文學---以思想史為背景來考察印度密教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佛陀出世之前一千多年已成立的梨俱吠陀（Ṛg-Veda）的真言曼陀羅（Mantra），可見吠陀文學對於真言密教的成立，已提供不少素材（材料）。早期持誦真言（Mantra）的目的多為祈求攘災招福之事，以梨俱（Ṛg）、莎磨（Sāma）、夜柔（Yajurs）三吠陀為始，集大成於阿闍婆吠陀（Atharva-Veda）。將真言賦予神聖的哲學思想，則是以「聲常住論」為思想基礎的彌曼薩派（Mīmāṃsā），在釋尊時代或更早以前即已成立。後來此學派思想漸漸普及，不單為特權階級的婆羅門族所專擅，連四姓各階級都可以藉持誦真言達成種種願望。受了吠陀宗教普及於民間的刺激，佛教也受其影響，構成真言密法，於是秘密佛教（密教）應運而生。

秘密佛教的搖籃時代與獨立時代---印度密教從萌芽至佔主導地位的整個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大約是初期的雜密、中期的純密和後期的左道密教三個時期。佛教中使用真言密法，最初僅為守護佛教徒，用來消除災障。在密教逐漸茁壯過程中，經歷數百年的搖籃期（雜密階段），始運用到身心統一的瑜伽觀行上，並成功地綜合全體佛教思想建構起獨立體系，密教即成為佛教的精髓。

雜部密教---與佛教經典中所說的根本教義無直接的關係，只以守護、除難（消除災障）為目的，類此雜說的斷片而似寄生狀態的密教。

純正密教---真言密法為中心、具備組織體系、完成獨立而集大成的「秘密佛教」為「純正密教」。成立於第七世紀，主要興盛的地區是在西印度至南印度地方。第八世紀前葉，是它的黃金時代。「純正密教」，第八世紀初期，由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三位三藏法師傳播到中國，大放異彩。第九世紀初，又由日本空海弘法大師，把密教移植到日本，一直到今日，歷一千一百多年，在日本持續了此一清淨的生命源泉，並發揚光大。

左道密教---純正密教的發展漸趨分化與俗化，也漸漸帶有左道密教的傾向，在波羅王朝的支持下，繁榮於東印度或中印度地方，但已喪失純正密教的精神，陷於邪道

而不自知！到了十三世紀初，也遭受伊斯蘭教徒的破壞，密教大師紛紛從喀什米爾諸地避入西藏。不久，印度王室改信伊斯蘭教，密教即在印度全面絕跡。

3.教理方面（理相）

宇宙萬有之本體可以緣起論與實相論的觀點詮釋。緣起即實相，實相即緣起，二者乃一體之兩面。密教教理中，「六大體大說」、「阿字體大說」及「四曼三密說」的義理架構，不僅兼具理論與實修，同時也統攝最深奧的宇宙真理。

3-1.六大體大說

「六大」指地、水、火、風、空、識等六種元素，前五種稱「五大」（物質之元素），第六種稱「識大」（為精神元素）。地、水、火、風四大種為萬有之本質，早在古代之 GRAECIA（今希臘）及印度「奧義書」（*upani śad*）、「數論」、「勝論」等亦有是說，並非佛教所獨發孤明。地、水、火、風、空、識之「六界說」，原始佛教中已盛，但原始佛教不曰六大，而稱為「六界」，如《中阿含經》⁶卷三、卷七、卷四十二、卷四十七、卷四十九、及《增一阿含經》⁷卷二十九等皆以「六界」指稱地、水、火、風、空、識；《大毘婆沙論》卷七十五云：「如是六界，是生死依，無漏意識非生死依」⁸。六界說雖重在分析，指示有關人體結構的元素，但人類以外的物象，也被認為是六界所成立。密教則有內六大（正報有情）、外六大（依報非情）二種之別。「聲字實相」，則內外依正具。

3-2.六大緣起說

大日如來自內證功德，即宇宙萬有實體（本質），即地、水、火、風、空，本來不生不滅（離生滅）。真言密教就五大說，再進一步而建立六大緣起說。《大日經》及《金剛頂經》等經文皆以六大為能生，以四種法身、三世間為所生。此所生法，上

⁶ 《大正藏》第一冊。

⁷ 《大正藏》第二冊。

⁸ 《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 389 中。

達法身，下及六道，雖粗細有隔，大小有差，然猶不出六大，故佛說六大為法界體性。

此六大為「法然」與「隨緣」二種。〈聲字實相義〉云：「法然（法爾），隨緣有。」此六種元素普遍於一切萬有，其所依本體，故云「體大」。體性廣大包含一切不滅，故云大。「法然六大」又稱為性之六德；所以稱之為性之六德，乃以其具有堅、濕、軟、動、無碍及了知等性質。此堅、濕等名，於原始佛教已明白述及，非密教獨特之說。凡斯六德，以指「法爾」、「法然」為諸法萬有實體上自然具足的本性，此性之六德，不能訴諸吾人的五官而得認識。吾人於現實上所得認識的，為地、水、火、風、空、識，此名之為「隨緣六大」。所謂「隨緣六大」，意即性之六德隨緣顯示於現實之上，成為吾人認識的對象物。隨緣六大與佛教通說的「六界」為同一物象，依於吾人之業、煩惱共相隨逐而起。

復次，「法然六大」乃成就諸佛菩薩之體性，諸佛菩薩已無業、煩惱，故非依於業、煩惱所感得，而為不生不滅之實體，然此實體非僅空理，乃色相莊嚴之體（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凡夫因業、煩惱、蓋纏，業障深故，無殊勝緣所得認知；若是為吾等凡夫所得感見，則不得不認為是依於如來加持感應之力，使心性清淨，故能感知。「法然六大」非由業煩惱所造出，當為自然本有之物，以此稱自然本有之六大為「法然六大」或「性德六大」，是常住不變，是能造的。

3-3.法然六大與隨緣（緣起）六大

隨緣六大乃現象之六大，是生滅變化，是所作的，依於業煩惱，為吾等所造出。其實性不外為業煩惱之實相，假託於「法然六大」而存在。法然六大為物之自體存在，與吾人之業煩惱，無任何關係。「隨緣六大」假託於「法然六大」而存在，因此弘法大師以「法然六大」為能生，〈即身成佛義〉⁹云：「雖有能生所生，都絕能所，法爾道理，有何造作？能所等名，皆是密號，執常途淺略義，不可作種種戲論，如是六大法界體性所成之身，無障無碍，互相涉入相應，常住不變，同住實際」，視四曼三密為所生。

密教僅稱「六大」時，通常指「法然六大」，非指「隨緣六大」。又以六大為一

⁹ 收入《十卷章》，頁21。

切萬有之本體，總為一切萬有能生之體，所謂一切萬有云者，統攝於「四曼」、「三密」二者之中。如是「六大」能生之時，則「四曼」、「三密」成為所生。蓋「四曼」為相大，「三密」為用大，「六大」為體大，綜觀此體、相、用三大，其實為一實相之三方面，為了思考上的方便，才區別為三。而「能生」、「所生」的譬喻，則不能與子由母胎降生之事相比附，以二者之義殊異。蓋體、相、用三大，事實上是以三即一、一即三的關係而存在。若以「一即三」的角度視之，離「體」則無「相」與「用」之存在，而「相」與「用」之外，亦固別無一「體」之存在。雖立「能生」、「所生」之名，實則能、所一體；雖稱六大緣起，並不以諸法萬有自六大緣起而來。緣起（隨緣）當體就是如實（法爾），即是六大；六大之如實（法爾當體），就是隨緣（即成諸法萬有）「緣起（現象）即實相（實在），實相即緣起」。

弘法大師提出「六大緣起說」，為其「現象即實在」之哲學思想，亦為大師最注重之「即身成佛說」之原理。以現象即實在故，乃得主張凡身即佛之說。金為智，胎為理，此之理與智本來不二，故云理智合一。據此，可以更進一步說，六大的相互關係是互相涉入、無盡圓融的，即所謂「六大無碍常瑜伽」。「六大無碍」有二種形式——異類無碍，同類無碍。而圓融無碍的思想的底層，則是萬有「互具」與「各具」的依存關係。互具就是六大互相融通而無碍，一為主時他則為伴，他為主時一則為伴，體、相、用即相入，一與多無盡圓融的意思。互具的思想是表示萬有的普遍性，各具的思想是表示萬有的特殊性，普遍即特殊，特殊即普遍，一切萬有均是六大的互相對立與統一的生成活動，而宇宙也是六大互具與各具所緣起的一大體系。視全宇宙為一大法界存在，於此宇宙萬有中的個個物象，咸為大宇宙法界身的縮寫；其個個之物，又完成個個之物與全宇宙圓融無碍的自在，此不離彼，彼不離此，渾融為一體，於「一」之境界，保持全宇宙的秩序與統一，及一切萬物的恆常生命和價值，此即真言密教六大緣起哲學思想的基本原理。

3-4.阿字與六大

六大與六大種子，在言語上無任何密切關係，種子之文字僅使用為一表象。惟修觀之行者以必要的概念，置於自己的觀念中，進而考索其所含的意象，乃明顯之事實。

阿字者聲之母，亦真理之本。《大日經疏》卷七中述及，阿字（）種子，「阿」

字音聲是眾聲之母（即母音），也是人類最初所發的音聲，故為音聲的根本。至若「真理之本」，意指阿字乃一切教義的根本；阿字（**𑖀**）為不生義，不由他生，本自存在，但為其他一切事物生成的根本。厥名不生，如大地之德堅固不動，以不易轉動，故以方形表之；亦如黃金不易變化，故亦以黃金色表之；因而視為大地之種子。阿字「本不生」之教義---「一切諸法本來不生不滅」，一切事物皆由眾多之因緣所成，而追本溯源既皆因緣造作，故曰本來不生不滅（理體），亦即「阿字本不生之理」。一切枝末聲音之中，悉含阿字聲，因緣生滅之事物（現象）本不生，故現象即實在（實相）。

弘法大師更積極地具體說明六大無碍，以六大為核心思想以解釋「阿字本不生」即摩訶毘盧遮那佛，即大日如來之性德。阿字即六大，六大是大日如來之性德（體、相、用），佛自證之境界，即佛境界之德相。六大能生諸法之本體（體性），所生四種法身，三種世間，十界之有情非情（用）。因此萬有之本體即是大日如來，而六大就是大日如來之功德。大日如來自內證功德，即宇宙萬有的實體，本來不生不滅，離諸生滅相（所謂「緣起性空，性空緣起」），故云「現象即實在」。

3-5.四曼相大、三密用大

密教哲學的六大思想---六大即宇宙之本體，萬有之根源，一切事皆是六大所成；故六大即「哲學的原理」與「宗教的實在」的一致化，已成為法身與眾生一致的六大法身。因此六大所成的諸法現象（十界萬法）亦云相大，依四種方面來觀察，則稱四種曼荼羅，簡稱四曼相大。同時也可藉四曼來表現宗教六大法身之相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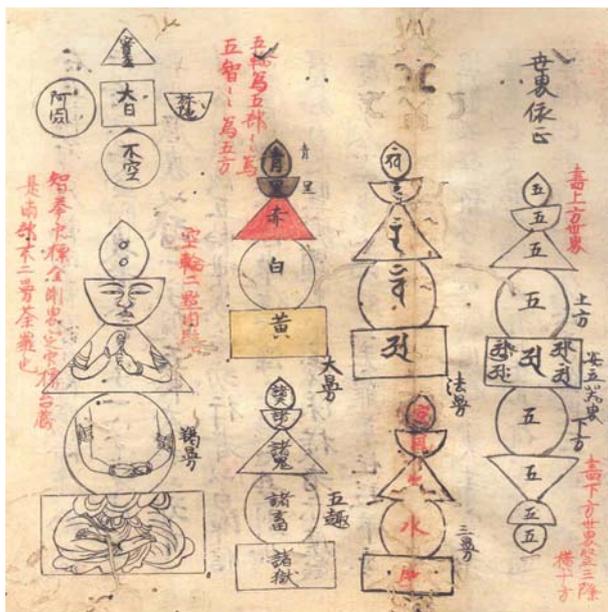
曼荼羅，有輪圓俱足之義。從六大法身緣起之諸法（現象），事事物物圓滿具足的法身如來萬德莊嚴，其法性功德，與本體相等，而此現象亦如實聚集輪圓俱足之功德，「現象即是實相，即事而真」。曼荼羅可分為四種，都各自有其哲學性和宗教性的內容。一、大曼荼羅者---法界一切有情，一切萬有色彩；二、三昧耶曼荼羅者---器世間，畫諸尊所持物，如「寶珠」、「輪」、「蓮花」等；三、法曼荼羅---一切事物之名稱、音聲、文字；四、羯磨曼荼羅---一切事物之作用，一切動作。

<<曼陀羅>>

依宗教上所論之四曼，或依佛菩薩的人格說明之四曼，即：第一、大曼荼羅---指佛菩薩金身相好的尊形，或行者修觀，觀想尊容所現色彩，以繪畫所顯尊像亦云大曼荼羅。第二、三昧耶曼荼羅---惟畫諸尊所持之寶珠、刀劍、或輪等，以表其尊嚴。這些器具或印契是諸尊意趣心念的象徵，亦即意趣心念曼荼羅。「三昧耶者，平等、本誓、除障、警覺四義」。

第三、法曼荼羅---諸佛菩薩的「種子」（如植物之種子---能生諸法故曰種子）。有含藏義---一字能含無量功德，一字能生無邊諸功德。所以密宗的梵字是一種文字象徵的具體表現之作用。所以法曼荼羅就是文字，是種子曼荼羅。法曼荼羅是指一切語言、音聲、文字、名稱等意。第四、羯磨曼荼羅---「羯磨」即作業之意，表示宇宙間一切事物的活動作用，一切事物皆是實在的象徵，以諸尊之坐立喜怒種種威儀之相表示。一切現象的諸法均是以此四種形式來說明它的形狀，這是哲學性的現象形式，但是那畢竟是宗教性的「實在」，現象界諸法，都是大日如來的圓滿相好之種種相，是如來身口意的三密象徵，四曼的究竟意義即在於此。

相大所具之身、口、意三密，即法界之用大。從三方面說三密，佛陀人格，聖體手足之動作即身密，語言即語密，心意精神之作用則為意密（身、口、意）。就宇宙萬有而言，具體的物質作用為身密，一切音聲為語密，心靈上無形的作用則皆是意密。法身如來的三密，微妙幽深，等覺大士不能知，故稱密。眾生身、口、意業用與法身如來之三密平等（以理體性說），但眾生自迷，不知法界體性本無碍融通。故眾生能發心歸命法身如來，依真言三昧之觀行，如實修行，便得十方諸佛三密加持，即凡夫身而顯現本有之三身。



4.實踐方面（事相）

4-1.原理

為實踐親證佛界理想上之三密，行者必須嚴謹修持如來以大慈悲藉諸經軌所宣示之軌範，稱之為「事相」。根據秘密佛教之教義，為實現理想，以種種方法或問題為中心，研究種種行軌規定，其目的是為完成實現成就世出世間的悉地。故如何建立壇城、本尊、印契，誦咒，觀法，供養法等修法，可將眾生界行者的三業淨化，以證得如來三密妙行；因此，密教行者在事相實踐上必須詳加參究，力求無纖毫違犯。

為方便略說修法（事相）次第。

(1) 莊嚴行者（淨三業，三部披甲護身）：

如世俗之迎請貴賓，主人本身須先整理席位場所，自己淨身，換禮服等。

(2) 結界法與道場莊嚴：

席場如何布置，貴賓座位（莊嚴席場）之安排，並遣派保全人員巡邏。

(3) 勸請法（送車輅，請車輅，迎請諸尊）：

席場備妥，派車迎接貴賓，接貴賓入席。

(4) 結護法（結界）：

貴賓入席，再派保全人員周圍守護。

(5) 供養法（理供，事供），道場觀：

勸請本尊（諸尊）到道場後，修供養法，或咒術法，護摩（Homa）法，瑜珈法，念誦法。融合本尊與行者三業，入我我入瑜珈觀法，行者與本尊互相感應、相應成就一體（我即本尊，本尊即我），「行者身業與本尊成一體」。

「正念誦」，行者語業與本尊語密相應。「字輪觀」，行者意業與本尊意密相應。如此「正念誦」與「散念誦」融合本尊與行者三密相應達到三密妙觀。

貴賓入席後，準備茶水、料理招待。主客一體，互相交談，若遇難處，請貴賓協助，發願祈禱，後供養。

(6) 撥遣，奉送本尊返曼荼羅本位。

送貴賓回賓館。

4-2.訓練方式：

以上已略述事相修法次第，而最簡易者，不出「日月輪觀」、「觀想音聲波動」及「水行法」（沖瀑布），這些修法都是運用大自然的能量（陽能（天），地能（地）），以改變行者的身心，進而與天地合一。

近代吾人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已遠非農業時代的清淨，大地已不清淨也不清涼，無論衣、食或居處環境都頻受毒素染污的威脅，因而人的身心氣質自然有所改變。如善加運用大自然能量以排除浸染於身心的毒素，使肉體自生抗體，令身心得清淨，則禪定功夫始易成就。故覺鏗上人在《五輪九字明秘密釋》中說：「一字入臟，百病不生；若觀日月輪，凡夫即成佛。」¹⁰即已經明明白白地為真言密教行者指出「即身成佛」的實踐法門。

4-2-1.光波訓練

日輪觀（光波訓練），《觀無量壽經》云：「初觀日輪懸鼓」，即示觀太陽落西之法門。目前筆者的修法與過去所行略有改變，今採立功方式，雙足打赤腳，在旭日東昇與夕陽西下時修法，以啟發整個身體和意識的轉變。「觀想日輪」注視太陽，從散亂心到專注。放鬆、調息，由空中太陽之光慢慢引到鼻與面門，再導入內心。此時之日輪，直徑約有一尺左右，其光明清清楚楚，日輪漸漸擴大到二尺、到包圍整個身體充滿光明（能量就是光譜），接著，日輪再擴大至遍虛空，是云「廣觀」。這樣的修法可以消除修行上的障礙、煩惱與恐懼感，對治忿怒、嫉妒與貪欲的邪念，使精神健康，身心自在，回返原來清淨的本性。

4-2-2.音波訓練

前面所述「聲字實相義」中五大皆有響，體內五大的五臟六腑，皆有各異之音聲，訓練聖音（ 喻字）或咒音，從心輪、喉輪發出返音，內心觀想種子字，音響波動振動六腑及氣脈，與大自然音波得到共鳴，與諸尊波動得到共鳴，如是加持感應之下，身心將淨化而得三密相應。

¹⁰ 《大正藏》第七十九冊，頁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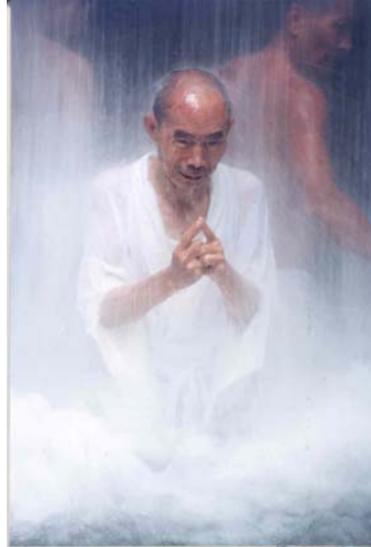
4-2-3.水行訓練

以水行法次第，訓練毅力、定力，降伏慾念，令身心清涼。觀想本尊、水與人一體，調息，誦經，念咒，佛號等，修法過程之巧妙，須由實踐所得。

<<水行訓練>>

4-3.效益與宗教意義

開發頂輪（百會）、眉間輪等查克拉（*cakra*）潛能，可幫助人從人生痛苦的煩惱（生、老、病、死），乃至身心不協調或業障疾病中得到釋放。因為太陽能量或沖水的力量直接了當，有助身心的協調，並且由於供給生命能量，使身心充電飽滿，容易激活「心」的無限能力。將生活中的緊張、工作壓力、各種心理壓力引發的身心障礙（業障疾病）與生理疾病，透過「陽光能量」，增強記憶力和精神力量，進而開啟智慧---智即知，是靜態的，可止散亂心；慧是動態的，能判斷事物差別之妙用；即「止觀雙運」之妙用。如此一來，不僅可以克服任何種類的心理問題、生命課題及恐懼感，且能導引身心靈至一平衡的境界。上述訓練，若能持續實踐一年半載，身心必然有所改變。



眼睛是太陽能量進入的窗口，含藏多項潛能（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陽光的光譜是由七種美麗顏色所形成，而眼睛有若精良的接受器，可全然接收如彩虹般美麗的各種顏色；若要充分啟動大腦的潛能，事實上，需要有一組完整的電源插頭，而眼睛就是大腦最完整的啟動電源的插頭。大腦接收陽光，不僅提昇神經元再生，減緩老化過程，並活化元氣精力，且身心充滿太陽能量後，自會降低食慾，穩定意識，進而發揮真實潛能。透過日輪觀（太陽能量）的實修，有助延長瑜伽（相應）和沈思（坐禪）技術。在能量轉化過程中，可能間接激發松果體的主要功能。吾人若能運用太陽光的能量，與身心查克拉（*cakra*）的光，可消除修行上的障礙，在改變虛妄心方面，有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在心靈上，也將會更進一步開發無限的潛能（從肉眼開發至心眼）。經典上說「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即是此意。透過太陽能開始看見無限

的精神光明，從有限的現實，變現無限的愛與慈悲。肉眼是太陽能量進入人腦之門，是心靈的窗子。

依據上文所述，如法地實踐，體會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之理，以差別之相改變凡夫意識（妄識），得到真實的慈心、悲心。悟徹「緣起性空，性空緣起」之理，在定靜中顯現妙有；證入「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之境，成就與佛不二的念力。相信自己就是毗盧遮那佛，自己所作一舉一動就是佛作。因此改變所有的行為、乃至起心動念，從心靈上充滿光明（智慧），「消除惡緣」，「我即是佛，佛即是我」，在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的理念上，顯現與佛無二無別的清淨心，究竟成就菩提道。

5. 斷食八千護摩供養法：

5-1. 焚八千枚護摩供

在真言密教的秘法傳承中，有所謂八千枚護摩，其正式的名稱為「焚八千枚護摩供」。所謂「護摩」，是梵文 HOMA 的音譯，原來的意義是將供物擲入火中，供獻給神、佛。在古印度婆羅門教中把火看成搬運饗物的使者，認為火能將人的供物帶到天上交給神，所以焚火祭神，稱為「火法」，後來密宗擷取婆羅門教的護摩，並且修正了護摩的意義與目的。

因「火」象徵光明、智慧，清淨之火可燒掉邪惡與污穢，故密宗用爐火燃燒乳木，以乳木喻煩惱，火喻智慧，意即以智慧之火燒盡煩惱薪，藉身心的淨化達到祛災招福，開顯行者自身本具的佛性。因此，取一乳木投入爐中使之燃燒生出光明，即象徵一佛出世降魔成道的儀式。

「八千護摩」在「護摩行」中被視為最高秘法，是一種不顧生命危險的苦行，其修法通常是在三七日之中，一面焚護摩木，一面唸誦不動真言二十萬遍，直至八千枚護摩木焚盡是為圓滿。於修法期間，行者須持齋（不非時食），進而斷五穀，或絕食。以少欲知足之心，並加以沐浴的洗滌之功，使身心內外清淨，斷除煩惱障與所知障，以勤修秘法，每日修法三次（初夜、後夜、日中），每次三~四小時，勇猛精進，行者一人「護摩行」，幾乎不眠不休，完完全全融入不動三昧中。

<<護摩供養法>>

5-2. 「護摩行」與不可思議之經驗

5-2-1. 圓通寺夏安居，願力不可思議

民國七十一年（1982年），於圓通寺（屏東縣長治鄉繁華村）結夏安居，發願完成一百座（每天三座）護摩供養法，以祈禱業障消除，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世界和平，萬民和樂，密教興隆，以及啟建靜修道場的因緣能早日成熟。結願圓滿---隨心所求，一切善願悉皆成就。



結願圓滿---隨心所求，一切善願悉皆成就。

5-2-2. 隱居靜修，法力不可思議

5-2-2-1. 入界熄火，機器重新啟動

昔日離開高野山時，曾在弘法大師入定處祈禱誓願---啟建密教道場的因緣迅速成熟。俟興建靜修道場的因緣成熟之後，即赴高野山「奧之院」（弘法大師入定處）修法迴向---諸緣吉利，無所障礙。停留三、四天，復返不動寺現址隱居靜修。七十一年冬，即斷絕外緣，專注於訓練體力、毅力及定力。並在露天處所、或小茅篷裏勤修護摩法，準備於七十三年甲子之歲（1984年）動土。

動土前的工程施作，是先進行整地及開挖路渠。當時在工地四周結界，開挖之前便和包商聯絡要事先告知時間，可惜老闆忘記這回事。等到開山機（怪手）一到便往「界內」開挖，竟忽然熄火，修理了一個鐘頭，卻始終無法啟動機器，老闆非常緊張。於是筆者想是否觸犯了界內護法龍天，當下筆者用念力加持約二十分鐘，因本尊護法龍天的加持力，開山機終於啟動了，照常工作，老闆也因而鬆了一口氣，直呼「法力不可思議」。

5-2-2-2. 雲散星耀，大地一片清涼

預定於動土前再修二十一座護摩供養法（為期七天），以祈禱動土順利，吉祥如意。圓滿結願時，竟連續下了五天的雨，這可如何動土？因此，拼命修法，加強念力，直俟結願迴向，下座時，已是凌晨三點左右，想不到瑞象現前，天空一片晴朗。

為感謝不動明王的廣大慈悲，衲僧誓願以修行體驗不動尊之行願：

- § 遵從本尊奴僕行為，服務世間一切人。
- § 依據本尊絹索般的訓諭，過著互相協助的生活。
- § 以本尊磐石般的決心，忍受一切苦難。
- § 如本尊熊熊燃燒的火焰，全心全意努力精進。
- § 體會本尊堅毅不拔的心，致力統一精神。
- § 以本尊利劍般的智慧，正確判斷，喚醒真實的自我。
- § 蒙受本尊的加持力，祈願獲得平等的利益。

5-2-3.玩命的斷食八千護摩供

5-2-3-1. 佛力加持，光明照射，身心輕安，精神飽滿。

加行四十二座（為期十四天），持本尊咒（不動明王咒）十萬遍。每座時間大約三小時，持本尊咒二千五百遍；每日於初夜、後夜、日中修法，共修法三座。

正行二十座（為期七天），持本尊咒十萬遍。每座時間約四小時，正式焚燒八千枚護摩木，到結願祈禱迴向，預定十三個小時不間斷地持念本尊咒。

為上報四恩，萬民和樂，道場興隆，悉地成就；決定圓成心中所願，遂拼命地修「斷食八千護摩供養法」。如實修練如實取證，同時也令信眾因參與修法而獲得法益。

加行二七日開白：第一座（下午三~七點），讀誦祈禱文，懺悔發願，迴向請本尊加持，障礙消除，吉祥如意，心願成就。為清淨身心，須先清淨身囊腸胃，故行木食（蔬菜水果類）、或斷食，到最後的二~三天，行者進行斷食。後夜第二座，必須在凌晨二點半起床，三點上座修法，直至六點半才下座。

在第一座下座之後，準備滌除腸道積存的穢物，但因瀉藥的用量多出些許，是夜不僅得不到休息，且須忍受身體氣力虛弱的苦受。持續修法至清晨四點左右，背後忽然閃現一道光明，剎那間，精神完全甦活抖擻起來，是乃本尊慈悲的加持力臨降，於是益發精進，直至清晨六點，修法圓滿下座。

正行一七日，初夜下午三點~七點半，後夜凌晨二點半~六點半，日中七點半~十一點半。加行與正行之時，「水行法」照常修持；至最後的二、三天，已沒力氣上山沖瀑布加行，才改在浴室沖水。正行之第一、二天菜食，其後開始斷食，持誦本尊咒五千遍。

正燒八千護摩供。圓滿座，預定時間是在上午七點至下午五點，結願修法---發願懺悔迴向。每燒一千枚圓滿，即加持祈禱一次。第一次較沒經驗，為了令信眾也能因供養得益，又須示意指導如何處理護摩灰，或搬運護摩木等等，整個修法的過程頗為費神。時所用的乳木材料是印度檀香木（老山），數目總共有一萬一千枝，燃燒的火力極強、熱能也高，整個人有如置身於火焰中般，滿身大汗。歷經數次身心的掙扎，始終以毅力克服，以「拼命」的決心自勵精進，觀想內心的火與心外的火（護摩爐火）如何成為一體，觀照保持身心的安靜。參加共修的大眾分列東西兩側，隨順他們身心的調和狀態，或立或坐。眾人同入一時、一心的虔敬情境，齊聲持誦不動明王咒，咒音遍滿於虛空，非常有力量且相互共鳴，殊為難得。

5-2-3-2. 體會不動明王入火生三昧。

突然有一股像來自大自然界很強烈的風聲，自由自在的從左耳穿透至右耳，又從右耳逆衝過左耳，很不自在；強烈的風聲在兩耳間穿流激盪，整個人猶如在虛空之中，令行者頭昏腦脹。此時，體力已極為虛弱，卻必須以毅力專注地加以克服，片刻之後，眼前閃現一道光明，（本尊加持），一切旋又恢復正常，乃拼命地繼續將一枝又一枝的乳木投入護摩爐，當時的時間已是下午四點前後。須臾，見明師在耳邊叮嚀要加速進行，否則恐將延宕時間。於是，振作起精神，猶如身處火堆之中，體會不動明王入火生三昧。

5-2-3-3. 靈氣灌頂，全身凝結；本尊加持，空中放光。

當時，我的意識清楚，頭腦寧靜，靈感一動，擬運用天地合一（乾坤一體）的理論，穩定能量（氣）。於是示意見明師繼續投入護摩木；並請護法信徒，將法座向後移，以便放腿，吸進地能，而本尊在空中的加持，歷時約半個小時，我乃得以加強念力，完成八千護摩供養法。從理供養→事供養→結願作法→懺悔發願迴向→讀誦疏文→三禮下座；時間已是八點鐘左右。信眾們目睹這三~四個小時的境界，又緊張拼命唸誦本尊咒，咒音的波動共鳴特別有力，護摩殿充滿能量磁場。當信眾從殿堂出來，準備返家時，紛紛見到山上一片光明、以及光明中的不動明王的尊相。也有不少信眾，耳畔始終迴蕩著咒音，心靈充滿法悅，如是情境，歷時一週，久久不息。舉凡見者、聞者皆大歡喜。於是分別在七九年、八〇年續修二次八千護摩。

參考書目

- 梶尾祥雲，《梶尾祥雲全集第二卷---祕密事相的研究》，高野山，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編刊，1982（昭和57年）。
- 弘法（空海）大師，《弘法大師全集》，第二輯，第四輯，高野山，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1965（昭和40年）增補三版。
- 果寶著，（高岡隆心編輯），《真言宗全書（第二十卷）》，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
- 金岡秀友著，（宮坂宥勝，梅原猛編輯），《講座密教---密教的理論與實踐[1]》，東京，春秋社，1978。
- 三井英光，《真言密教的基本---教理與行證》，京都，法藏館，1979（昭和54年）。
- 中川善教，《八千枚護摩供》，東京都，第一書房，1985（昭和60年）。
- 篠原義近編輯，《密教之心---內觀之聖者與真言宗》，東京都，讀賣新聞社，1992。
- 勝又俊教，《興教大師的生涯與思想》，東京都，山喜房佛書林，1992（平成4年）。
- 善導集記，《大正新修大藏經》（37卷-1753），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印行，1926（大正15年）。
- 江本 勝，長安靜美譯，《生命的答案水知道》，台北，如何出版社，2002。

初稿收件：2007年11月08日

初審通過：2007年12月27日

二稿收件：2008年01月21日

二審通過：2008年01月31日

作者簡介

釋惟勵法師

青龍山不動寺住持

修練不動護摩火供，水行法，完成護摩最高之密法「八千枚護摩供」

Mystical Experien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Buddha and Man

Śākya Wei-Li,
Qinglongshan Budong Temple

Abstract

All that exists in the universe naturally has a spiritual awareness (the Buddha natu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age and the ordinary person is that the sage (the Buddha, a spirit) is aware; whilst the ordinary person (all that lives) has gone astray. In esoteric Buddhist practice is first, and language is but an expression or symbolic rendition of the meaning. Words rely on sounds for their voice and become a language that expresses the meaning. By use of the mouth we (ordinary embodied people) support the written symbols which play a mystical role in conveying meaning and thus is formed the tripartite Tri-guhyā of body, mouth and meaning. This is the spiritual awareness of the great sages. Only by rigorous practice and training is it possible to respond to the three mysteries of the Buddha. The depths of esoteric Buddhism are profound, hidden as if lost in dense cloud, truth that is difficult to grasp. Yet they can be studied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doctrine and practice.

In the realm of doctrine (reason), the original nature of all that is may be explained by the theory of conditioned origination and by the theory of reality and appearance. Conditioned origination is reality and appearance, whilst reality and appearance is conditioned origination. They are two faces of the same coin. The unity of this theory and practice touches on the most mysterious depths of the truth about the universe.

In the realm of practice (phenomena), the principle is to use natural energy to unite the practitioner and the world in one root. Training methods include training in sound waves and light waves and training in walking on water. The benefit of this is the reconstitution of mind and temperament.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this is that it promotes spiritual awareness and enables one to become enlightened. This is the desire of all living things. The author has twice practiced the retreat of burning eight thousand Homas. During this I experienced the immovable bright king entering the living fire. The Buddha power was increased and I was filled with light; body and mind were light and at peace. My spirit was full and attained enlightenment. This is a unique mystical experience for all living things.

Key words: Homa, walking on water, Nichirin, Mandala